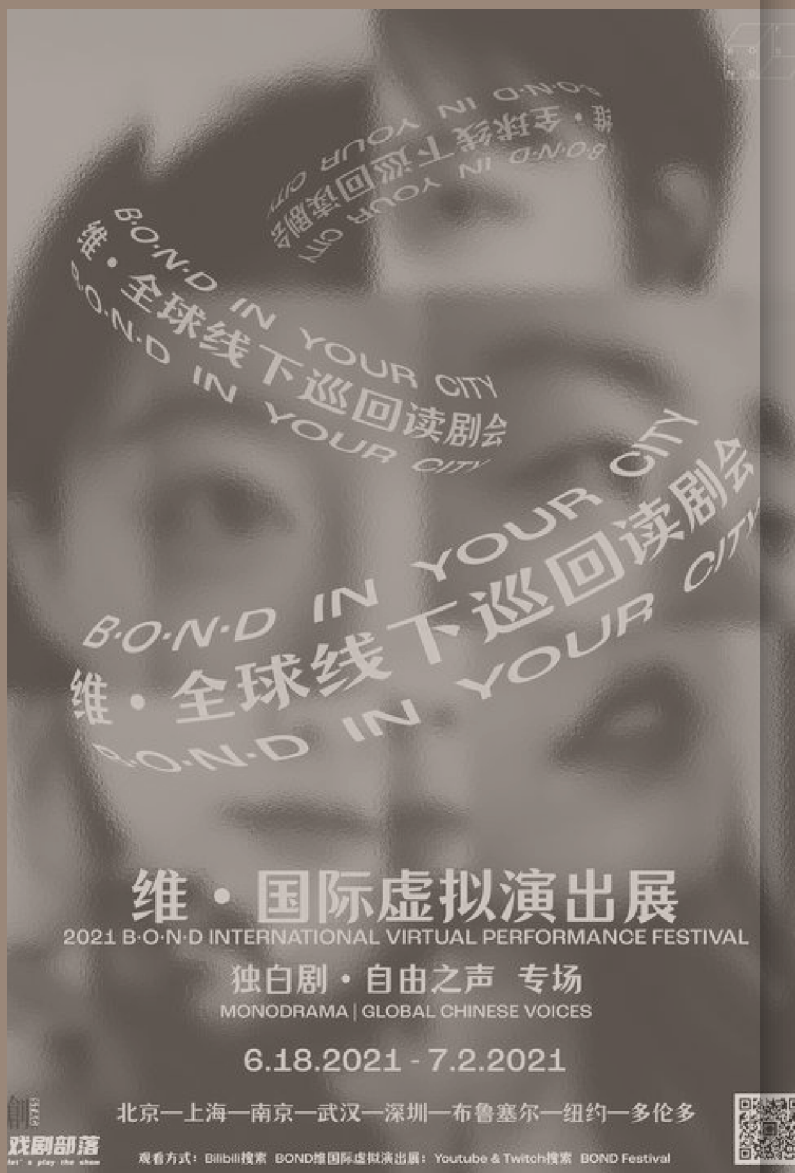


# 独白剧·自由之声：

专访第二届“维·国际虚拟现场演出展”  
艺术总监贺天丁



// 敖玉敏  
Ao Yumin

# INTERVIEW



## DIRECTOR HE TIANDING

近日，纽约的青年戏剧导演贺天丁接受了《嚶鸣戏剧》月刊的采访。她将作为活动发起人和艺术总监主办为期二周的“第二届维·国际虚拟演出展”。从前期宣传看，第二届将延续首届演出展线上呈现的方式，不同的是，本届演出展采用项目孵化的模式，以独白剧和华人剧场为主题，并且更加突出艺术与技术的跨界合作。全球正在步入后疫情时代，相信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学者从不同的维度里去思考关于戏剧的现有问题，可能会再次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这很令人期待。

在采访中，贺天丁首先回顾了去年的第一届演出展的组办情况，分享了她的经验与思考。然后，她详细谈及了第二届演出展的最新特点。并且，就全球华人戏剧艺术家的生存现状、独白剧与当下新冠疫情语境的契合、线上戏剧的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给出了她的看法。

### 一、首届演出展之回顾

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疫情，才萌生了做线上戏剧的想法。对于年轻戏剧人而言，如果希望做成一届国际实体表演艺术展，那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时间、资金和成本上估算，都不大可能实现。但是，网络空间提供了一种民主化的状态。也就是说，只要有热情，就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国际虚拟演出展”的诞生起源于线上民主化这个特性。

首届演出展实现的效果超乎预期。组委会在筹划阶段对参与者的需求并不十分了解。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身边的朋友知道大家都因为隔离而没有办法像原先那样去创作一些作品。所以，我们起初仅考虑通过搭建合适的平台给大家提供一个展示的机会。然而，实际情况显示，不但报名踊跃，而且观看人数远超想象。演出展收获了 25 万以上的观众人数，每场活动有大约 5 千到 8 千人同时在线收看。

首届演出展共推出了 25 场演出、10 场对话以及多个工作坊，集结了众多艺术家。当我们回顾首届活动，发现很多作品都非常具有启发性。在今年筹办第二届演出展的初期，我们总结经验并进一步探讨戏剧线上创作的各种可能性。多数戏剧人相对比较传统，创作思维受限，但这不排除已经有人在尝试新的可能。线上戏剧民主化的表现，就在于创作的可能性更大，能实现更好的跨越。比如，新的技术手段可以加以借鉴，甚至寻求多方的跨界合作。

首届演出展当然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大多数人还是未能特别习惯完全线上交流的工作方式，这导致了内部合作与沟通有效性不够的问题时常出现。所以，最后能成功举办，确实费了很大心力，以至于也考虑过要不要继续举办第二届。

# "MONODRAMA" "GLOBAL CHINESE VOICE" "BOND IN YOUR CITY"

## 二、新一届演出展的特点

新一届演出展除我之外，组委会成员几乎完全不同于上届。本届组委会新成员多是上届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对线上演出持拥抱态度，也期待能有机会作为组织者介入。我设计了本届演出展的整体框架和形式，但将独白剧作为主题则是由上届的一位合作者钟海清博士提议的。我们吸取了上届活动的很多经验，最后商定采用专场的模式以减少因全面推开而给组织工作带来的繁重压力。专场活动持续半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作品呈现主要集中在周末，而且，随着疫情缓解，也推出一些线下活动。

关于什么是“线上”的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去年非常强调实时性，我们依然认为和线下剧场一样，实时性是剧场的核心元素。但实际情况却是，如果没有互动，那么线上也很难感受到演出的实时性。因为不在同一场域里，表演和观赏都只有面对一个屏幕而已。除非表演包括很多的即兴成分，有因为实时性而产生改变的部分。不然，实时性带来的就只会是技术上的障碍。所以，我们决定本届更偏重于对主题的探索，对实时性就不再做硬性要求了。作品也可以是录制的，即使那样的话作品更可能偏向电影短片的形式。

首届演出展推出了一个大平台，采用公开招募作品的形式。但存在一个问题，有时候线上作品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实现更好的呈现状态，所以，在挑选作品时我们一定程度上放低了标准。但这一次操作有不同，采用了孵化的模式，目的在于提升作品的观赏性和质量。希望去年大众化的东西能在今年专场的形式里变成更加精品化的作品呈现。所以，整个孵化的过程，用意就在于，通过对导演进行辅助，然后能控制作品质量，也整体提升演出展的举办效果。

另外，新一届演出展寻求了更多合作伙伴。创剧团是波士顿在地注册的一家非盈利剧团，主要面向当地华人，这家剧团的负责人也曾作为制作人身份参与了去年的演出展。我们通过与创剧团建立合作关系，申请到了经费支持。上一届有一种完全飘在空中的状态，原计划注册成为某一个国家的非盈利机构，但考虑这样做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限制，为了避免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被针对，

我们放弃了注册的打算。当然，缺点就是无法获得资金支持。但其实我们不希望大家一直都处于为爱发电的状态，凭什么为戏剧工作的人就不能拿钱？新一届演出展主要资金来源是创剧团申请到的经费，另外就是国内戏剧艺术爱好者的个人捐赠。所以，参与孵化的受邀导演们将获得项目支持进行创作。

## 三、主题之一：华人剧场

今年会推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个专场。上半年专场的主 题 是 “Monodrama” 和 “Global Chinese Voice”，中文写为“独白剧”和“自由之声”。“Global Chinese Voice”的主题，在中英文表述上的不一致是出于一定的政治性的考虑。对于中国国内而言，Global Chinese 或者说 Asian，并不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概念。但在海外，即中国以外的所有地方，这其实是一个重要并且复杂的概念。跟Black不一样，Asian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族群，Chinese 属于其一。但在美国，华人很少自称Chinese，以避免麻烦和带来不必要的警惕。但其实，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太想要看待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更加显得薄弱了呢？不同于来自东南亚、日本、韩国的艺术家，相对而言，他们的文化身份还是明晰可见的，但是，在当代美国戏剧界，华人艺术家的文化身份则经常模糊不清，而且获得的机会也极少。但我们就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华人，没有必要否认这件事情。我们的作品里体现出的文化特性，和其他亚洲族群的就是不一样。做出了这一层思考后，我们确定了“Global Chinese Voice”这样一个主题。

有必要厘清华人、华语和华裔剧场这三个概念。新一届演出展包括几个英文作品，所以不能完全用华语剧场来概括。部分作品选用英语创作，是出于扩大接受度和传播范围而考虑的。本来线上戏剧就难以让人持续关注，再加上语言障碍，增加华人作品的关注度谈何容易，因为，语言或者任何一个小的障碍都可能导致兴趣丧失。



另外，绝大多数受邀导演都拥有中国国籍，所以也不适用华裔的概念。我们这批艺术家与中国依然还保持很紧密的联系。至于那些选择入籍的导演，他们则更着重于扎根美国，而不是出入两边的状态。这次有个作品叫 What Does the Fish Say，讲到一种洄游的滩涂鱼，是个隐喻。再比如，在反对仇视亚裔运动中，可以听到亚裔美国人，而不是亚洲人。但我们并不是亚裔美国人，甚至也没想将来要扎根于此，也许将来还会去往别的国家，但是可能一直保留原有国籍。其实，我认为个体没有想要强调这个身份，而是整个大环境迫使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个群体很隐性，有的人虽然在此生活很久，但只要没有入籍就不能算亚裔美国人，也就不能得到更多保障。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有过充分讨论。本来不打算强调 Chinese 或者 Asian，但鉴于近期针对亚裔的犯罪行为和语言暴力层出不穷，很多受害者可能不具有合法身份，在事件中根本不被提及。那么，如果不站出来发声，就不会被关注，不被关注也就不会受到保护。

#### 四、主题之二：独白剧

另一个主题是“独白剧”。它非常适合线上演出。在看了不少线上戏剧后，我发现线上交流其实是虚假的，因为，延时加上不具备双方在场性，即演员看着屏幕里对方的一个画面说话，它跟现实中的

对话交流完全不同。比如，我自己做的一个作品，就尝试让演员看起来像身处同一个空间，他们不对着屏幕说话，而是对着空气和想象的人物说话。但交流仍然也是很不够的，这跟实际剧场演出差异很大。首届演出展也有独白剧，是所有作品里面最精彩和效果最好的几个作品之一。独白剧是一个人对着一个东西、一个人或一群整体性的对象在说话，不会因为线上线下有所不同而改变它的本质。去年演出展还有一个声音剧场，独白让大家更关注声音，加上做出了一些后期叠加的声音效果，最终呈现也还不错。

那到底什么是独白呢？独白本身具有非现实性。独白现象在现实世界里很少见，所谓独白，更多是内心独白。“独”非常符合当下人们身处疫情的一个状态。疫情语境下人们在努力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交流，而线上会议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独白。在我看来，交流不充分就是独白，不是一个人说话而另一个人永远不说话才叫独白。荒诞戏剧中在讨论语言的有效性的时候，他们的对话其实是不成立的，虽然看似在对话，但到底是对话还是独白，这仍然值得商榷。我个人认为，疫情使得人们遭遇死亡、失业、困境，很大程度上与二战后的局面相似。所以，二战后兴起的荒诞戏剧，到现在迎来了它创作上的第二波浪潮。疫情以及人们在应对疫情时候的非人性、不理智的行为所具备的





荒诞性与独白的状态也是非常契合的。独白与荒诞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就是无法实现交流。所以，独白算是疫情这种特殊语境下的表达方式。

我尝试回答一下关于独白剧和独角戏的区别的问题。确实不难发现独角戏在线上的呈现状态通常比较好，但独角戏和独白剧两者之间有一些很本质的区别。独角戏一定是独白剧，但独白剧未必是独角戏，比如《阴道独白》是独白剧，但不仅限于一个演员的独白。独白剧是比独角戏更大范畴的一个概念。在美国的学术语境下，独白剧这个概念非常少被提及。所以，针对独白剧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本届演出展还将组织专门的研讨会。演出展既有艺术家进行实践创作，同时也有学者带来学术讨论。这也是我们主办第二届演出展的一个特点。

## 五、线上呈现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届演出展还有一大特点，便是部分地逐渐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或者说让线上与线下产生更多连接。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参与孵化项目的导演，可以选择在线下剧场或空间制作作品，但最后是线上呈现。所以，本届没有强调线上的本质性的创作，而是给予了选择的可能，要么进行精良的高质量的录制，要么在现场演出的视频化方面做一点线上的特殊处理。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到线下创作，但我不认为线上这种形式会直接消亡掉，因为它激发了新的想法，也迫使艺术家去接触新技术，新技术很有效也不难掌握，比真正搭建舞台要容易很多，一旦掌握也就会有意识地融入到创作当中。所以，我觉得是线上呈现这一形式具有可持续性。受疫情影响，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剧场演出和看戏，而能够全球看戏更是奢侈的事情。所以，无论从制作方考虑还是从观众需求去思考，我想大家都在慢慢寻找一种方式，使线上与线下产生连接。比如今年的线上柏林戏剧节，即便线上呈现效果不能达到最佳，但它肯定带来了更大范围的观众效应。

我也会作为导演制作一部戏参加本届演出展。目前美国剧场已经部分开放，我考虑线上线下结合的制作方式。理想状态是在一个表演空间里进行部分剧场表演，同时借助投影设备，让处于虚拟空间的演员和观众能够加入。至于完成度如何，现在我还很不确定，也可能最终更偏线上，因为那样的话时间和金钱成本都相对较低。但做这番思考也让我找到了另一个出口，甚至决定了我未来创作的取向和偏好。再者，目前看到线上线下观剧收费基本持平，未来剧场可能还会保留线上项目。去年，美国戏剧界还组织了优秀虚拟作品评选活动。

从回顾上届演出展的主办以及它对这届的影响来看，线上戏剧发展很快。但线上制作和观剧也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相对于实体剧场，戏剧在虚拟空间到底缺失了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深度思考。线上戏剧以视听为主导，它没有触觉和嗅觉，但是在场性其实涉及所有感官，由主导性和辅助性的感官共同营造。去年演出展已经尝试了线上无障碍通道，从艺术的包容性出发，思考如何让有视听障碍的人也能介入和接触戏剧，为此我们推出了手语作品，这种尝试会延续和进一步拓展下去，从技术和理念上突破虚拟演出只限于视听的局限。比如，导入VR技术产生震动，使身处某种环境里的人能产生触觉反应，还有加入气味等。所以，我们的尝试就在于思考如何通过线上方式构建现场性。这些缺失还都不是表演性的问题，而是可感性的问题，当然，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和技术，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那么，推出独白剧，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因技术无法达成而造成的形式上的缺失。

另一个实现线上和线下连接的尝试是我们推出了 BOND IN YOUR CITY 的项目，包括一系列的读剧活动。本届受邀导演来自布鲁塞尔、北京、上海、深圳、纽约，还有在加拿大的创作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都在积极倡导各种读剧活动。我们计划在每个导演所在的城市举办一场读剧会，有条件的可以在线下组织，以经典独白剧和本届演出展原创作品为主。希望大家通过线下方式来关注我们线上的演出展，也希望借由演出展，给喜欢戏剧的朋友提供在线下空间建立联系的机会。不过，线下并不是终点，而是强调如何对一种从线上渗透到线下的方式加以有效利用。

本次所有合作和受邀的导演，我都还没有在线下见过面。但我发现参与者对线上工作的习惯性和宽容度都更大了，并相信能够通过网络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超越戏剧的维度里思考现实问题。因此，这不是从线下走到线上的过程，而是一个完全从线上建立起来的过程。值得期待！